

撒烏瓦知部落水岸生活的重建

文 | 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頭目（撒烏瓦知部落代表人）

撒烏瓦知部落的建立與社會抗爭

桃園縣大溪鎮瑞興里大漢溪北側的新生河階地上，阿美族人建立了撒烏瓦知部落。這個部落原先為自然聚落，因為是由三十年來慢慢聚集talo'an（農寮）而成，因此過去自稱為達魯岸部落，並用油漆寫在當地的電線杆上。鄰近地區還有上游瑞興國宅內的瑞興部落，以及炭津大橋下的炭津部落，除此之外，仍有大約幾十戶零星的小聚落分散在三、四個新生河階地上。

2008年年底，為了興建鶯歌到大溪河濱公園的自行車道，縣政府行文通知要拆除達魯岸部落。為了抵抗政府拆除維持基本生存的房屋，大家選舉頭目，並命名為Sa'owac niyaro'（撒烏瓦知部落），sa'owac原意為河邊或海邊的意思，但是也有外圍和邊陲的意思。在社會運動者的協助下，結合三鶯部落和炭津部落，開始到縣政府及行政院進行一連串的陳情活動，始終沒有獲得任何回應。2009年二月在行政院進行抗爭，並首次取得行政院原民會一個星期協調期限的協議之後，卻在隔日早晨遭到桃園縣政府突襲拆毀家園。2009年3月，在社運團體、教友和個別支助者的資金及物資協助之下，部落在現地著手重建家園，經過一整年的整建之後，除了恢復了原有的基本生存權之外，也透過部落組織所集結的力量，慢慢地建立更接近原鄉經驗的生活文化，也希望找出能夠適合未來世代的生存方式，並期望能將這樣的生活方式傳遞給漸漸要斷絕文化根源的子孫們。

在重建部落的過程中，不只是建造未來的住所，同時也漸漸了解，不能只是恢復安身之地而已，如果不能夠找出部落和社會都能夠同時接受和尊重的生活方式，拆除的歷程遲早還會重演，部落內年長的老人將更難以承受這樣的心理衝擊。

目前居住在桃園縣大漢溪段的阿美族人，大約有7個小群已經接近千人左右的生活人數。近年來都會的持續發展，觀光開發的觸角一直向外延伸，河濱新生河階地的觀光開發，始終都忽略都市原住民在河濱生活的事實，無論是刻意的忽略或是歧視性的忽略，都造成了都市原住民實際的和心理上的傷害。這篇初探撒烏瓦知部落的文章，主要的目的在開啟一些路徑，希望能讓都市裡的民眾開始

能理解一些疑問，包括：

「為什麼以阿美族為主的都市原住民會聚集在河濱？」

「如何理解河岸阿美的生活文化？」

「為什麼河岸阿美是當代重要的文化資產？」

「當代社會可以朝向什麼方向？藉著河岸阿美來建構我們多元豐富的文化！」

撒烏瓦知部落透過自力重建所彰顯的生活方式，其實可以同時向活在都市裡的民眾和還在原鄉的原住民開啟許多啟示，也在檢驗我們是不是一個開放而多元的社會？也在提醒與思考我們的社會未來的自身價值何在？

* * *

從「自然部落」到「抗爭時期的部落」

● 抗爭前的社會結構與聚集生活的習俗

2009年3月時在結束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抗爭之後，體會到政府各單位推拖權責，政客也精於躲藏迴避來保護形象，既不願意也無能力面對部落的困境。在這樣的局勢下，在幾次決定重建行動的部落會議裡，大家作了幾個重要的決定，包括：

- 1、在颱風季節前完成部落的重建工作，避免因為颱風瓦解大家的信心。
- 2、以大帳篷的形式，建造adawang（聚會所），用部落集體生活的方式，來渡過非常時期。

由於抗爭的初期，大家停止部落外所有的工作及活動，依靠社會人士的小額捐款來生存，房屋重建又必須再進行募款，依靠善款和接濟造成族人很大的精神及道德壓力。因此透過部落會議及禱告的時候，建立這個階段重要的部落精神，包括「重建有尊嚴的部落生活方式」和「希望外界以尊重而不是憐憫的態度來看待部落」。住在adawang大帳篷裡的四個月裡，漸漸的凝聚出同時根源於傳統習俗及社會抗爭的部落意識。族人所稱的adawang除了聚會所的意思之外，也有大門、門檻和部落城堡的意思，原本就有很濃厚的部落戰爭意涵。一起睡帳篷、集體開飯、開會、禱告、勞動、打掃環境、烤火、飲酒和唱歌跳舞，恢復成過去花東地區共食、共罪、共責的部落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抗爭前的生活方式，反而比較像祖先們進行部落戰爭時期，或者是部落進行ilisin（豐年祭）全村動員

籌備的時期。

撒烏瓦知部落原先是由talo'an逐漸發展出來的集居型態，集居的表面因素是來自於開墾耕地權利的不斷分割，每分割一小塊田出去，就引入了一間talo'an。最早的開墾戶願意將農地分割出去，首先是農地開墾生產的相關因素，因為土地的開墾範圍越來越大，生產力也越來越高，然而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勞動力卻越來越弱，子女耕作的意願又不高，因此會將土地及生產技術分出去。其次是喜愛與族人聚集生活的習俗，遷入都市的族人有幾種常見的聚集方式，包括「共同工作」、「家族家戶拜訪」、「共同採集野餐」、「族語教會聚會活動」、「拜訪有墾地的族人」。其中拜訪有墾地的族人是最喜愛的方式，因為在talo'an裡可以分享豐盛的家鄉食物，可以烤火聊天，也可以飲酒和大聲歌唱；這是都市環境無法提供的生活情境。第三是族人對慷慨、分享、助人及只取所需的傳統習俗，這樣的習俗使得田地的分割轉讓變得十分低廉或甚至是無償割讓；但是種有一些重要植物的區域卻是例外，例如有麵包樹、檳榔、黃藤、箭竹的地方。

因為這些因素，族人漸漸在河濱的墾地裡聚集，「親戚」、「教友」、「同事」、「同鄉鄰居」是各戶的相互關係。撒烏瓦知部落最主要構成是「親戚」成員，佔了大約六成，曾經是最大組織，是由七姐妹為核心的親戚關係，這樣的親戚關係架構在原鄉cicay paparodan（女性直系親屬團體）的習俗，是由一個母親所繁衍下來的親屬集居關係，是秀姑巒地域pakaina'an（母系血系羣）中最親密的關係。其它的關係分佈都很平均，但是都是複合的關係；也因此部落人口的原鄉分佈會呈現固定的範圍，撒烏瓦知部落族人的原鄉分佈，集中在秀姑巒溪流域和秀姑巒溪出海口鄰近的海岸地帶。有趣的比較是，鄰近的崁津部落卻是以靠近台東地區的阿美族人為主，在2009年兩個部落的ilisin時，只是從服裝上就可以明顯分辨出來。

從這些因素來看，撒烏瓦知部落所顯示出來的是「民族遷徙」的課題，幾萬阿美族人在都市裡四、五十年的漂流，沒有被現代社會消耗殆盡，反而卻能夠在都市的邊陲，重新建立新的民族部落。這樣的事實，對於全世界不斷同化消失在現代社會的原住民族，應該是重大的啟示。

● 抗爭重建時期對社會重新建構的影響

抗爭期間部落內部的指揮系統是部落會議和部落首領－頭目，由於成員不多，因此部落會議必須人人都參與。因為頭目也身為牧師，因此部落會議之後會進行禱告，是支撐部落精神的重要力量。部落成員主要有三個教會系統，包括兩個基督教系統和一個天主教系統，部落內也原有一間以家牧發展出來的基督教教堂。基於共同的信仰，除了每天集體用餐的餐前禱告，還有重要活動前及會議後都會進行禱告，禱告詞的內容及面對事情屬神的態度，使得族人可以取得比較一

致的部落意識，在宗教信仰之下，共同努力、共同面對外界的榮辱、共同承擔成敗，共罪共責的部落集體意識越來越清楚。

每天的集體共食是抗爭期間重要的事，是採用一周每天一班輪值的方式。由於只分配到極低的伙食費，大家很自然的降低食材的購買，轉向增加採集食材。因為這樣實際需求，對部落的採集文化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因為採集食材原先是各戶私有的秘密，包括採集的地點、季節、種類和數量都是以家戶為單位進行，這些採集情報都是長期累積下來的，甚至有一些珍貴的食材是繼承而來的家戶秘密。但是透過部落共食之後，大量的採集情報開始互相交換，因此許多家戶採集資料開始轉變成部落採集資料，也由於是部落共食，採集量變大，採集地的規模也變得很重要，一些較遠的大型採集地，也成為部落採集的地點。採集成員也從家人轉變成以鄰里朋友為結構，採集交通工具也從以家戶機車為主，轉變成以鄰里汽車為主。甚至影響到部落重建之後的用餐習俗，因為採集大量食物之後，分享及共食的習慣，使得部落常常有鄰里用餐的習慣。

撒烏瓦知部落生活領域的重建

● 建築群落（kasa loma'）重建後的部落生活

房屋群落座落在原有舊群落的西北側，在大約0.6公頃的坡地上，分成三排興建，每層約四、五戶，部落房屋以連棟的方式建造，以求容納所有族人。新建的房屋的平均造價大約每戶七萬元，整地、水泥地坪、房屋木結構、屋頂、正立面和衛浴設備是「集體興建」，其餘的建築及裝修由各戶「自力興建」；「集體興建」和「自力興建」對於部落社會的建構各有不同的效應。「社區備料」的習慣是部落原有的建材收集系統，也是部落有能力以低廉的造價重建的重要因素。

「集體興建」是過去原鄉部落特有的習俗，通常部落內會有規模大約十餘戶大小的鄰里組織，稱為sakafiyaw，互助修建房屋是sakafiyaw主要的功能，sakafiyaw會公推一人為首領，並製定集體勞動的規則。部落內當遇到別家正在修建房屋時，大家都會自動來幫忙，主人也會用豐富的食物犒賞鄰人；但是當sakafiyaw的首領宣佈marara'（全體出動建屋）的時候，各戶都必須派人來幫忙。建造房屋主要是男子的工作，因為在傳統習俗上，取用木材都需要用到男子佩刀，重木的合作搬運工作也需要用到男子集體合作勞動的習俗；如果家內因故無法派出男子時，也可以派出女子，擔任與藤竹工作等較輕建材的營建工作，用的工具也是以農耕時會用到的鐮刀為主。

原鄉部落的傳統建築以土石為房屋基礎、木竹藤為房屋構成材料，每個傳統房屋也隨著家庭成員改變和房屋老化，十年左右就必須改建，這樣的房屋對撒烏

瓦知部落的老人並不陌生。這幾十年來，這些習俗在花東原鄉，被以鋼筋混凝土工法為主的房屋慢慢取代，蓋房屋逐漸轉變成營造廠商顧用為主的體系，房屋也開始成為財富的象徵。部落的長老們，在返鄉參加葬禮時，常常會提起他們所經歷的這些轉變，特別是當房屋成為財產時，在本家財務困頓的時候，房屋會被查封拍賣，失去房屋之後，本家的成員們被迫離鄉到都市，尋找生存的機會。

撒烏瓦知部落在重建工作中分成兩個營建系統，在整地及主結構的興建時，採取的是部落集體建屋，接近sakafiyaw的體系，過去在原鄉的部落規模較大，可以分為「niyaro' / kuan / sakafiyaw」（部落/區/鄰里）三種規模，在撒烏瓦知部落比較像是阿美族部落擴張的典型傳說中，十幾戶來自於二、三個氏族成員構成的先驅部落，遷往先前因為狩獵或採集所發現的新領域，整個部落就是一個sakafiyaw。由於大部份的部落男子，在年輕的時候都擔任過板模木工，或者是小型工地的板模臨時工。所以在集體建屋的時期，是由最有板模工經驗的大工擔任指揮的工作，也因為板模工法的影響，兩寸見方的bata/支柱是最主要的結構材，以鐵線綁紮和鐵釘側釘的聯結工法，將所有的舊材及回收建材組合結構在一起。有趣的是，雖然用板模的工法，從整地到挖地立四角主柱的方式，仍然維持著花東地區原有的傳統作法，只是材料從自然材料轉變成都市回收材，獵人傳統配刀伐木轉變成板模工羊角鋸、鋸子、鐵線、釘子和bata。

當完成整地、地坪、主結構及屋頂之後，其餘的建築本體及裝修，則由各戶「自力興建」，所謂的自力興建，各戶隨著自己的家庭結構及親友關係不同會略有不同，最多的情況是在周六、日的時候，由子女們前來協助，但是部落內的互助還是持續著。「自力興建」對於部落子女們重新回到部落的脈絡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抗爭期間，子女們大多反對父母親進行抗爭，也不太能理解父母希望居住在河濱的習性和理由，隨著參與重建工作，能有機會體會和理解老人們在進入都市前的部落群居生活，這也是都市原住民第二代原先所欠缺的部落經驗。

所以在部落重建的過程中，對於第一代都市原住民，等於在重建sakafiyaw的傳統組織，以及重建niyaro'（部落）和fiyaw（鄰里）的社會結構；對於第二代都市原住民而言，則是在修補與原鄉原住民所差距的部落群居經驗。隨著第二代返回部落的第三代都市原住民wawa（孩童），開始有機會從小就能夠參與部落群居的生活。撒屋瓦知部落所重建的環境，在目前任何都會地區都無法提供給原住民的基本文化權；而缺乏了原住民部落群居環境的情況下，無論都市原住民的福利照顧有多好，長期而言，還是一種去民族的同化政策，嚴格說，也是民族文化滅絕政策。

在形成自然部落之前，大家通常會在田園裡建造talo'an，隨著田園生活功能需求的增加，通常會改建成獨立可住宿的房屋，但是還稱不上loma'，最主要的關

鍵在於對待土地的觀念不太一樣，當在一塊地上要建立loma的時候，通常是決定要長久居住的時候，因此通常會開始種植一些能夠生長長久的樹木，包括麵包樹、茄冬樹、檳榔樹等植物。這次部落完成重建之後，年青人開始回流，部落開始在房屋區內種植檳榔和麵包樹，去年（2009年）部落辦理第一次的豐年祭，彰顯一年來族人的努力和試煉。

● omah/田園生活的維持

一群老人帶著孱弱的身體，被拿著盾牌的警察、媒體和民眾包圍著，不安的站在縣政府、行政院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前，不只要回自己的家和尊嚴，最重要的是大家根本無法割捨撒烏瓦知的田園生活，這裡的菜園和稻田已經是部落老人生命和生活的依靠，所以也無法強迫搬遷到別的地方。

撒烏瓦知部落的菜園和一般的農民自用菜園有兩個很大的差別，第一是撒烏瓦知菜園種植者大量的阿美族民族植物，第二是撒烏瓦知菜園的農法，是藉著農耕來擬仿一個豐富、多樣和多年生的採集環境；而一般農民自用菜園則像是農村經濟作物生產的後院縮小版。

撒烏瓦知菜園裡最主要民族植物幾乎涵蓋了阿美族人日常所食用的品種，包括pawli（香蕉）、kuwa（木瓜）、tefus（甘蔗）、tana'（食茱萸）、katawaay（樹薯）、fata'an（樹豆）、tali（芋頭）、aliray（玉米）、falinasan（高粱）、fanga（地瓜）、korasing（花生）、taiyalin（輪胎茄）、sukoy（木鼈子）、kakorot（野苦瓜）、tefi^ˆ（鵲豆）、fadas（翼豆）、tamola（南瓜）、lokot（山蘇）、pahko（貓蕨）、colal（豆瓣菜）、^ˆatekiway（朝天椒）、damdam（長辣椒）、yacupel（秋葵）、komi'ot（佛手瓜）、lokiy（落蕎）、sacicaen（葛鬱金）、tayu（薑）、hanluay（落葵）、muwa（黃麻）、tamana（高麗菜）、kiyo（茄子）、incay（空心菜）、aspala（蘆筍）、茭白筍、九層塔...等，那麼多的種類被種植在面積不大的田裡，比較高大的植物，如pawli（香蕉）、katawaay（樹薯）、tefes（甘蔗）或fata'an（樹豆）有時會種在田的邊緣，也當作sangannganan（界木）的功能。Sukoy（木鼈子）、kakorot（野苦瓜）、tefi^ˆ（鵲豆）、fadas（翼豆）等四種攀爬性的植物，常常被搭大片水平竹架種植，下面種著可以耐陰的蕨類蔬菜，如lokot（山蘇）、pahko（貓蕨）。菜圃中會種植比較不會有陰影的kuwa（木瓜），菜圃上除了種植的植物之外，不能吃的雜草會被拔掉，保留許多可食用的野菜，這些野菜的種類大約也保持十餘種。

總體上來看，在接近一分地的田裡，卻可以生產五十種左右的食材，是品種很豐富的民族植物博物館。只有長久居住的阿美族人能夠產生這樣的菜園景觀，其中最具象徵性的是taiyalin（輪胎茄），這種植物引入台灣的歷史仍然不清楚，但是通常因為果子鮮紅，被插花界及園藝界的人稱為紅茄，只有少量用於花藝

中；但是阿美族發現它的未成熟果，苦澀帶甘甜，符合阿美族人嗜吃苦味的習性，因此成為夏天時期最重要的蔬果食材。Taiyalin（輪胎茄）並不好照顧，也很難在野外生存成為馴化植物，所以幾乎是跟著阿美族人在遷徙，像是阿美族人的腳步。

將這麼龐大的種類配置在田裡是阿美族農耕文化特有的表現，整體菜園從緩坡的河階地被經營成有好像小溪流的河谷地一樣，這樣的環境並不是被規劃出來的，而是在二、三十年之下，透過小規模的農耕動作所經營和調整出來的。小的淺谷溪流較上游被經營成一年生的茭白筍，中游是放養魚的魚池，周圍圍著空心菜，下游種著芋頭，再往下游則很像排水溝，將水排往河道，上面搭蓋著豆棚，棚下有自然生長的大肚魚。引入的水源來自河床上方桃園沖積扇石門大圳，以接管的方式送至每個talo'an的水箱裡，再持續溢流至中間的小溪流裡，來維持穩定乾淨的水流。

菜園的生產量很大，通常都可以提供部落自給自足的需求，同時也可以分給住在都市的親友們，滿足這樣的需求之後，這些特有的食材，會賣給住在瑞興國宅的族人，或是教會的族人教友，取得生活的補貼。就算如此，仍然有許多食物剩餘下來，又被耕鋤回田裡；也因此長久經營之後的菜園土壤越來越肥沃。

部落的稻田原先分佈在兩個區域，這些稻田周邊仍然維持著石頭河床的樣貌，常被戲稱為西瓜田，因為這些石頭大約都像西瓜大小；稻田的形成十分緩慢，通常都要經歷長久的菜園種植，先是逐年將石頭和土分開來，慢慢的耕地越來越大，直到大部份石頭在田的周邊形成高堤或高石台，小部份的石頭在田裡形成不規則的田埂，才開始能夠蓄水種水稻，過去主要種植糯米自用，因為近年來年紀變大，勞動力減弱，有一塊田維持著水稻種植，但不再自用而是賣濕稻穀，另一塊田改為濕地種植，較特別的是colal（豆瓣菜）、incay（空心菜）和tali（芋頭）的種植，甚至轉變成濕地的淺魚塘。

白天到菜園及稻田裡工作、生活，在talo'an裡休息聊天，晚餐在loma'裡和親友鄰居民一起分享菜餚和酒，晚上一起快樂的唱歌、跳舞，其實是部落裡最重要的事，大部份的族人幾乎難以割捨這樣的生活，因為這是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才從都會漂流中找回的生活方式，這也是族人沒有辦法再脫離河濱生活的真正原因。



撤烏瓦知部落拆除滿月時的臨時聚會所 許淑真攝影設計



三個河岸部落於街頭的抗爭 盧建銘攝影



部落帳篷抗爭時期讓族人回到最傳統的共食文化 盧建銘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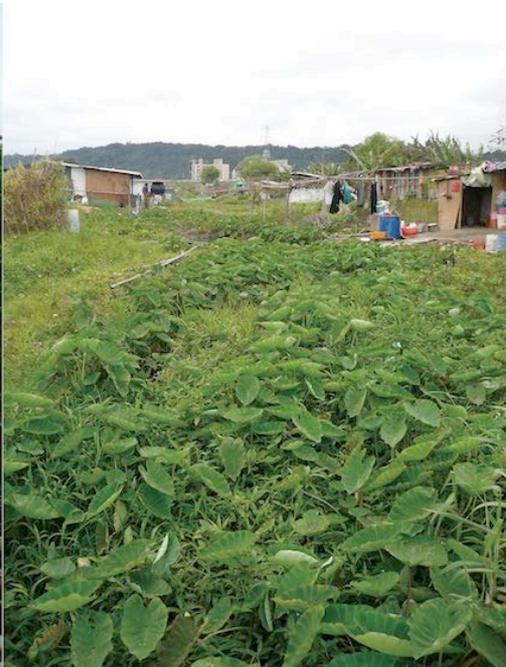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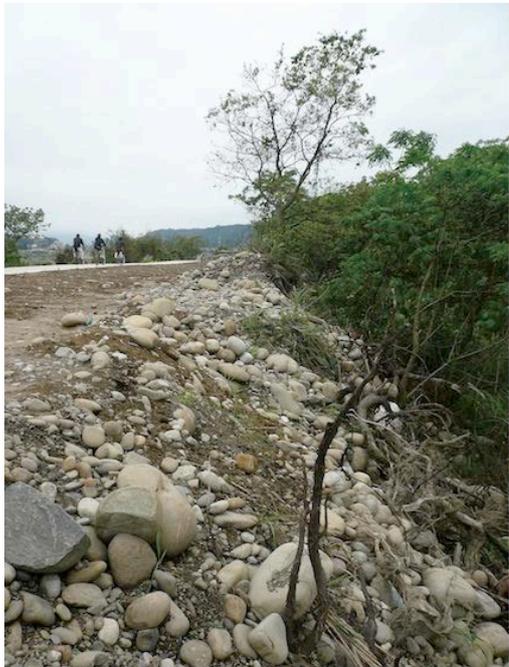


部落帳篷抗爭時期婦女們準備蘆葦心 許淑真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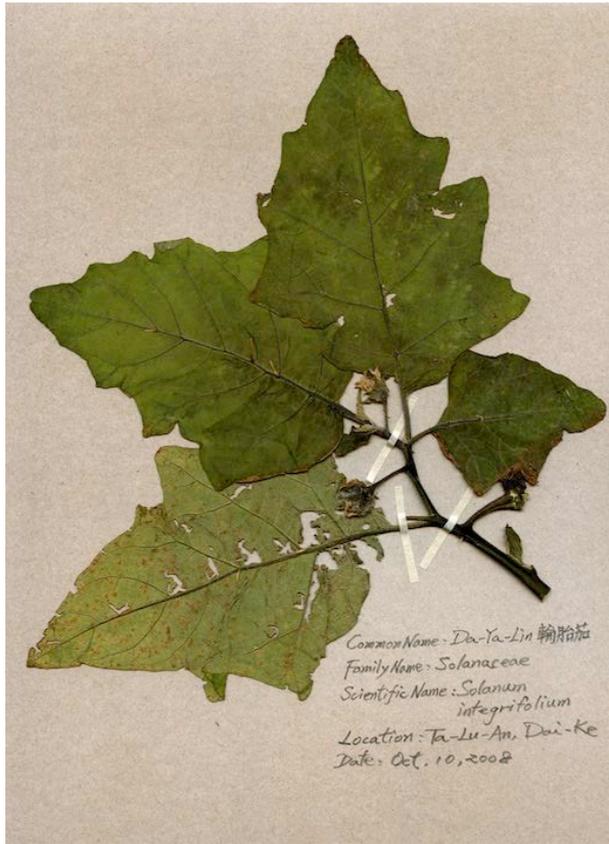


《撒屋瓦知部落照片故事》許淑真、盧建銘作品

- 有經驗的大姐夫，經營了大漢溪河岸第一個阿美族傳統漁池。
- O saka cecay mafana'ay ci kei kingay, misafanaw i tatihi no 'alo' a 'Amis.



(左)我們的河岸採用了臺灣「最標準」的推土機工法 (右)撒烏瓦知部落發展出來的溼地農耕技術
盧建銘攝影



許淑真、盧建銘作品《「島內移民」：達魯岸部落的河岸菜園植物——輪胎苦瓜》版畫



《河岸阿美山河海採集圖》(局部) 盧建銘、許淑真調查研究 許淑真繪製

182x91x72cm 建築合板、鉛筆、壓克力顏料、玻璃培養皿、貝殼 2009-2010